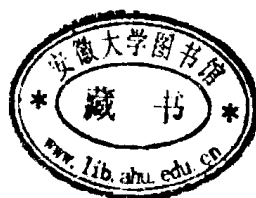


錢穆先生全集

「新校本」

史記地名考（上）



九州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史記地名考：全2冊／錢穆著——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7
（錢穆先生全集）

ISBN 978-7-5108-1004-6

I. ①史… II. ①錢… III. ①史記—地名—考證 IV. ①K2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1）第100614號

本全集由錢胡美琦女士授權出版

史記地名考

作者 錢穆著

責任編輯 張海濤 郝建良 郝軍啟 方理

出版發行 九州出版社

出版人 徐尚定

裝幀設計 陸智昌 張萬興

地址 北京市西城區阜外大街甲35號

郵編 100037

發行電話 (010) 68992190/2/3/5/6

網址 www.jiuzhoupress.com

印刷 三河市東方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 635毫米×970毫米 16開

插頁印張 0.875

印張 88.5

字數 1047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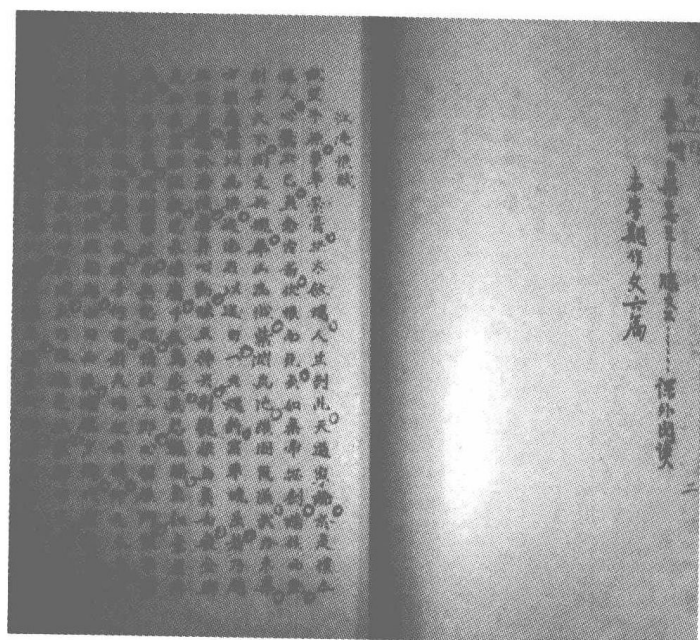
版次 2011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5108-1004-6

定價 198.00元（全二冊）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钱穆先生國文選書

史記地名考

錢穆先生手迹

新校本說明

錢穆先生全集，在臺灣經由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整理編輯而成，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九八年以「錢賓四先生全集」為題出版。作為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籌劃引進的重要項目，這次出版，對原版本進行了重排新校，訂正文中體例、格式、標號、文字等方面存在的疏誤。至於錢穆先生全集的內容以及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的注解說明等，新校本保留原貌。

九州出版社

出版說明

夫治史者，固當先把握史實之大綱要領，次則進求其精神之所在與夫價值之評判；而古史之考據，要亦為必不可忽之節目。蓋歷史之意義價值，必建基於史實之認知；而史實之認知，則時有賴於考據以確定其真相。故於古事，或考其人，或考其年，或考其地，皆所以求史事真相之確立。錢賓四先生畢生寢饋史籍，於史學之各方面，並有著述。其國史大綱、中國文化史導論、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之類，所以揭其大綱要領者也；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歷史精神、國史新論、中國史學發微之類，所以抉其精神意義者也。至深入古史考據之詳，最著者有先秦諸子繫年，考諸子年世以至列國世系，極多創闢，為史遷六國年表正訛補闕，增改詳定不下一二百處，戰國史事至是大體可說；其次於古地之考述，則有本書及古史地理論叢兩種。

先生之注意考地，遠始民國十一年，最早考楚辭地名。其後四、五年間，則專意撰述先秦諸子繫年。書既成，即有意續為「戰國地名考」。但以時局轉變，流徙西南，因應時需，遂著為國史大綱。史綱既成，先生歸蘇州探母。時山東齊魯大學流亡成都，顧頡剛先生任該校國學研究所主任，邀先生

往教。先生慨允，惟欲先請假一年，留蘇奉母。顧先生許之，然請其主編齊魯學報，並在上海接洽首期出版事宜，而薪水則可照發。先生以謂此一年中，當另有撰述以報。於是就原擬考述之戰國地名擴大其範圍，通考史記地名，遂有本書之作。始業於二十八年夏，卜居蘇州婁門之耦園，杜門變姓名，以半日自修英文，餘半日至夜半則專意撰著本書。先生自謂：一則當時無錫鄉居尚幸存古史地理書籍二三十種，可取以為參考之資；再則幽居廢園，亦猶前年宜良山中之撰史綱，可終年閉戶，不接人事，故得在一年之間而完成此書也。

其時淪陷區偽政府已成立，二十九年夏，先生遂辭親去重慶而至成都。行前將本書稿交上海開明書店，以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名義出版；當時未及為之作序例。先生在成都六年，其間曾就記憶所及改定本書數十處。勝利返滬，此書早已排版，乃將携回之改定資料交付開明書店挖改重排。一九四九年*年，大陸變色，先生隻身流遷香港，倉卒間未能携帶已排就之清樣，又不克索取原稿。到港後，久不見是書印出，幾度輾轉向大陸乞取而杳無回音。逮一九六六年春，乃有香港某書肆用開明版付印，並減去作者姓名，改稱由「某書肆集體編纂」。不知是書所考，多有先生一人獨得之發明，絕不可能出於眾手。且其始先生未作序例以明其編纂之體例，則讀者不易明其作意，而其書之應用亦將為之減折。於是先生於一九六六年四月另撰序文，載諸卷前；並由孫鼎宸先生代編地名總目一卷、

*新校本編者注：原文為「民國」紀年。下同。

索引一卷，附諸書後；更交香港龍門書店於一九六八年九月重印出版。此書幸能流傳海外，作者終能親見其流傳，又能於事隔二十六年之後增足其前所未成之序例，實為亂世學者之幸事。至與該書肆交涉以取回是書版權，則余秉權先生之力也。然先生在成都所改定處，印版是否已遵改，則因事隔多年，無由核對矣。

是書體裁別出，辭簡義盡。篇幅雖不甚大，而史記全書逐一地名已考訂無遺。其所取材，盡在於三家注。如韓世家一地名，其地實在魏，則移之人魏地名考中。先錄三家原注，再以今地名附之，略道其所以即止。或一家注得之，餘兩家失之；或兩家注得之，其餘一家失之；皆不繁論。自來為春秋地名考、戰國地名考者，書已多有，未有如本書之簡淨者。而其於地名異同分合之安排，乃至如漢侯邑四卷中，地名屢與他篇重出，為例獨異於其餘各篇之類，皆別具深意，蓋期讀者觸類旁通，以為治史多方面探索之啟發。讀者若以本書之易檢易查，而但目之為一部地名檢索書，則無異於買櫝還珠矣。

本書原版雖屬鉛排，然其形式則仿舊籍，除出處及附加說明加入圓括號外，全書文字悉無斷句標點。其引錄史文各條，已分別標列序碼；然各條接排，合成一大段。三家注部分，則分段另起，各家之前亦各標書名，但亦接排不分列。最後案語部分，又再分段另起。今重加整理，版式大體仍保留原版史文、注文、案語三系之分立；而史文、注文則改為逐條分列；案語改排楷體，圓括號內之出處或補充說明則改排較小字體。務使層次分明，方便閱讀。全書並增入新式標點符號。凡本書立為條目

者，無論其地範圍之廣狹，則概加私名號。

原書於史文、注文皆例注出處篇目。惟以力求簡淨，故於史文、注文之出處，遇數條同出一篇者，但標注於最後一條之下。此其蒙後而省之例也。其史文僅得一條，或多條同出一篇，而注文亦出同篇者，則但注於史文之下，注文不復再列。此則其承前而省之例也。如卷二十八「武州」條：（原書並無標點，下同。）

①單于穿塞，入武州塞。

②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韓長孺傳）

【集解】徐廣曰：「在雁門。」

【索隱】崔浩云：「今平城直西百里有武州城」，是也。

以其史文兩條與注文兩條並同出韓長孺傳，故但標於史文後一條下，而注文則承前而省也。

然原版最後付印，未再經先生校定，故漏列出處、誤列出處之條目，亦所在多有。今於全書各條，重加覆覈，悉予補正。又原書所引史記及三家注原文，多與武英殿本相同，與他本則偶有相異。故今以乾隆武英殿刊本為據，校其文字，其誤植處悉加改正。案語所引書文，亦儘量查對校核。至引文有節引者，又往往省略關連詞語；以其無傷文意，故一仍其舊，而以引號標之，明其起訖。

又原書於三家注文，往往有綴合兩條或多條以為說，而已分別明注其出處者，如卷十三「霍」字條：

【正義】括地志云：「晉州霍邑縣本漢蕤縣也。」（管蔡世家）後漢改曰永安，隋改曰霍邑。（魏世家）鄭玄注周禮云：「霍山在蕤，本春秋時霍伯國地。」（管蔡世家）

讀者見此，自知此條所引「後漢改曰永安，隋改曰霍邑」兩句，乃自魏世家注移入。但亦有未加注明者，如卷十「嶧陽、鄒嶧山、騶嶧山」一條：

【索隱】騶縣之嶧山。騶縣本邾國，曹姓之國，陸終氏之子會人之後。魯穆公改作「鄒」。今魯國騶縣是也。從征記：「北巖有秦始皇所勒之銘。」

此條漏列出處，且驟讀之，亦易以為本只是一條。今加整理為：

【索隱】騶縣之嶧山。騶縣本邾國，（封禪書）曹姓之國，陸終氏之子會人之後。（陳杞世家）魯穆公改作「鄒」。（封禪書）今魯國騶縣是也。（陳杞世家）從征記：「北巖有秦始皇所勒之銘。」（封禪書）

則知此條實由兩篇之注文綴合而成。又如卷十五「藺、北藺、藺陽」一條：

【正義】藺近離石，在石州。地理志屬西河郡。

原書亦漏列出處，亦易誤認為同一條之文。今則補入為：

【正義】藺近離石，（周本紀）在石州。（樽里子傳）地理志屬西河郡。（趙世家）

則知正義此文，實源出三處，而合而為說。

至三家注出處，有與其前所繫史文不相應者。如卷十四「岸門」一條：

【正義】括地志云：「岸門在許州長社縣西北二十八里，（案：魏、韓兩世家注作「十八里」。）今名西武亭。」（秦本紀）

本條前繫史文共四條，其屬秦本紀者惟「惠文十一，敗韓岸門」一條。讀者若翻檢秦本紀此條，則不見有正義此文。蓋此文實繫在秦本紀上文「秦孝公二十四年，與晉戰雁門」之下。以其同在秦本紀之中，本書遂從簡省耳。

再如同卷「潁陽」條：

【正義】括地志云：「潁陽故城在陳州南頓縣西北。」

此條原書漏列出處。檢所引史文三處，皆不見有正義此條。實則此仍出絳侯世家，惟所引史文為「攻潁陽、緱氏」，而正義此文則繫在後文「賜與潁陽侯共食鍾離」之下。故今但沿例於正義引文下補入其出處篇名。

又如卷二十八「玉門」條，史文共舉三處，皆出大宛傳，故但注明在第三條下。所引三家注文，亦並出此篇，故不復再注。其中正義一條：

【正義】括地志云：「沙州龍勒山在縣南百六十五里。玉門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又：「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

所引括地志前兩句實繫在史文第一條「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門」下。「又」下一句則在大宛傳上文「注引鹽澤」下，而不在所引三條史文之任一條下。以其同在大宛傳中，故不再另注。此亦上文所謂

承前而省之例也。故讀者遇注文與史文不相應處，則當於所注篇中他處尋檢。茲特加說明，免滋誤會。

上舉三例，如「岸門」、如「玉門」，所引正義實並已明其出處；「潁陽」所引正義，雖漏出處，然所引史文則有絳侯世家一條；皆可謂有線索可供追尋者。至如卷十五「樂成」條：

【索隱】韋昭云：「河間縣。」

此條史文但有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孝文分趙為河間國，都樂成」一條，而索隱此文則不在其下。原書未注出處，讀者或易誤以為亦出年表；即查年表未能檢得，亦不易有所聯想。實則此乃孝武本紀「樂成侯上書言樂大」之注文。今補注其出處，讀者庶可省尋檢之勞。

其他與本書相關之宗旨體例，已詳先生自序者，不復贅。謹就本編點校整理工作略加補充說明，俾讀者應用較得方便。整理工作雖力求慎重，然以事涉專門，牽連亦廣，錯誤疏漏，料將難免，敬希讀者不吝指正。

本書之整理，由何澤恆先生負責。江敏華小姐、洪素年小姐協助覆核史記原文。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舊版出版說明

近代中國學者，於古史地理之研究，以禹貢學會同人具有集體成績。如以個人努力言，則本書作者錢穆先生，實為開風氣之一大師。所著周初地理考、古三苗疆域考、黃帝故事地望考、西周戎禍考、楚辭地名考、中國史上之南北強弱觀及漢初侯邑分布諸編，均為此一系列研究之範圍。中多創闢非常之見，道前人所未及。

本編踵繼前著，尤多獨見，嘗自比於古人所謂一家之言。全書共分三十四卷，大體依照史記原有篇目編定，但亦有會通各篇變例編列者：如中國與四裔、梁宋地名、豫章長沙地名、關中地名、秦漢宮室陵廟名、西北邊地名等各卷均是。且皆有其用意所在。地名編排，則以中古地名特多。此蓋華夏文化當時發展之中心地區，亦即中國歷史向後延綿伸擴之基礎所在。至所列地名，必纒舉其見於史記各篇中之語句而一一附注於此地名之下：有上古有此地名，後遂湮滅不見者；有上古無此地名，於中古、近古始見者；有上古、中古有此地名，而向後乃因襲常見者；亦有本屬一地，而地名則先後有異者。上下數千年，自黃帝、堯、舜下迄漢武之世，每一地名之興滅變革，均可朗若列眉。此皆大有裨

補於因地以覘史者之多方探索，而得恣其想像，闡發推說，以為治史者獲深一層啟悟之憑藉與方便。

全書成稿於一九四一年，當時未為序例發明其著作緣起與編纂大意。書成，著者以原稿交上海某書肆排版，並親自校對藏事。未待梓成，而著者南來香港。前年某書肆乃將此排版付印，滅去作者姓名，改為由「某書肆集體編纂」。不知是書厥非眾手可成。書中編排次序，著者有其獨特用心。苟不加以說明，讀者得此書而不明其編纂體例，仍將多費推求，而不獲為善用。今承錢穆先生補成序例，發明緣起、編纂大意。並編附索引，交由本書店印行出版，以饗讀者。

自序

余之有意治古史地理，始於民國十一年秋，在廈門集美，讀船山遺書楚辭通釋，至抽思之篇：「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船山注：「時屈原居漢北。」余譊陋，知屈原之南遷沉湘而已，顧不知其居漢北也，而文證明白如此，興趣驟開，遂知留意。翌年秋，始撰先秦諸子繫年，於屈原行迹多所考訂，並旁及春秋、戰國時之地理。十九年冬，在北平燕京大學，始成周初地理考。後續撰古三苗疆域考、黃帝故事地望考、西周戎禍考諸篇。二十三年又撰楚辭地名考。又別有短篇散作，有關古史地名者，茲不詳列。凡此諸篇，中多創闢非常可怪之論，前人絕未道及。如謂太王居豳，字本作「邠」，在山西汾水流域，不在陝西鳳翔。如言屈子沉湘，字同「襄」，乃漢水之別稱，非入洞庭之湘水。三苗之居，左彭蠡，右洞庭，彭蠡、洞庭皆在大江之北而不在江南。一時頗引起讀者之疑辨。余於古代地理所以敢出此奇論，乃據三大原則互相會通而得：

一曰地名原始。其先地名亦皆有意義可釋，乃通名，非專名，爾雅釋山、釋水諸篇可證。如「大山 宮小山，霍」，凡四圍大山環拱中央一小山，皆可得「霍」稱。民國二十年春，余登北平之妙峯

山，觀其形勢，即大山宮小山之霍也。此山雖不依古稱「霍」，而取名妙峯，然此山之所以得北方廣大居民之崇祠，亦猶古人尊霍為岳之遺意也。凡稱「洞庭」，皆指地下水脈潛通。江蘇太湖有洞庭，傳說其水脈與湖南洞庭相通，因此亦名洞庭。此種傳說，雖不可信，然亦有甚深遠之來源。蓋古人凡遇澤水乾涸，水地下地面冒出，若相隔絕，各成一澤。水盛時，則浩瀚一片，露出水面之陸地，又皆隱沒不見。乃謂此乃地下水脈之潛通，而名之曰「洞庭」。是「洞庭」有通義，初不專指一水。又如「彭蠡」，乃水流湍急，成漩渦，故稱「大螺」。彭蠡即大螺也。大江之水倒灌入鄱陽，水急稱彭蠡。黃河在龍門之下，為蒲坂、蒲津、雷首、壺山諸險所束，亦水急成大螺旋，故亦稱彭蠡。是「彭蠡」有通義，亦不專指一水。凡屬異地而同名者，因地名本屬通義，可以名此，亦可以名彼也。

二曰地名遷徙，必有先後，決非異地同時可以各得此名不謀而合也。地名遷徙之背後，蓋有民族遷徙之蹤跡可資推說。一民族初至一新地，就其故居之舊名，擇其相近似而移以名其僑居之新土，故異地有同名也。余幼年居江蘇無錫南延祥鄉之蕩口，其地多華姓聚族而居，其祖先乃由隣近東亭分支來此。故此兩鎮頗多地名相同。蕩口有楊樹港，東亭亦有之。港之兩端有賣魚橋、賣雞橋，東亭亦有之。即小可以喻大。自西周下至春秋，如晉、如郢、如秦，此諸都邑皆多遷徙，而都邑之名亦隨之而遷。近代西方帝國殖民，亦多以其舊居名新邦。春秋、戰國時代，華夏諸族活動範圍，頗少南達今湖南江西洞庭、彭蠡之紀載。余考洞庭、彭蠡之名，最先起於大河兩岸，漸及大江以北，後乃移其名而被於大江之南也。